

西安艺术报告

岳路平

西安的当代艺术家们正在面对“西部大开发”的时代主题，也面临着千年之后重构西安[长安]和世界的关系的全球化的主题。他们是怎么考虑这些问题的？他们正在做什么？

1 小程村模型

2004年2月。我来到小程村进行考察、实施艺术活动。小程村是延安地区延川县一个最基层的自然村。这个村有几个值得注意的亮点。村里的大部分婆姨都是剪纸能手；这个村吸引了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靳之林来到这里长期进行创作，据说靳先生决定死后要葬在这里；村里有一个可能是首个西夏国人居住过的窑洞遗址。

自从几年前靳先生来到了小程村，村子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延安地区投资几百万给小程村修建了公路；村里通了水和电；越来越多的游客、艺术家、学生的到来给村里增加的收入。

由于小程村是我国最小的行政单位。这使得我可以很清晰地建立一个基本的艺术生态模型。这个模型有几个基本要素：村长-村长夫人构成的权力核心；靳之林等是资源的发现者和开发者；冯山云是延川县的文艺干部他作为中介人在小程村权力核心-靳之林和西方人-上层权力[主要是延川县领导]-艺术产业目标客户-村民之间扮演着重要角色；艺术家是整个艺术产业中最重要的要素，但是正如我的经历，也许她们总是被最后看到的人；投资者往往来自村民内部的有钱人。

这个模型就是由这些要素构成的关系。这种关系揭示出艺术和权力的关系、艺术家的现实状况、外来者的作用、投资的效率等。当我离开小程村之后，这个模型基本成型，我发现可以用它来分析更大的西安艺术生态系统，以及中国的艺术生态系统。很多我过去仍然迷惑不解的问题，有了一些头绪。比如为什么在西安联合大学的“刘文西风波”里，审查艺术的力量首先来自美术学院的老师和联合大学？策展人的权力界限在什么位置？为什么北京双年展的学术质量很低，但是可以获得最高的资金？

我的这次考察和活动是由长征基金会资助的。通过基金会主席卢杰的介绍，我首先认识了冯山云。卢杰在2004年1月份对小程村进行了考察，并且在村里建立了“长征空间”。在延川县城，通过冯山云的介绍，我跟延川县的一些领导见了面。见面地点是十分典型的工作筵席，筵席的仪式以及宴席中游戏的方式在中国从南到北并没有任何区别，在此就不再赘述。但是宴席开始前冯山云让我介绍此行的目的，则意义重大。参加宴席的领导包括主管文化艺术的副县长、广播电视局局长等文艺官员。我猜想，类似的见面和介绍曾经发生过很多次。延安地区投资修建小程村公路的举动就是这种见面的逻辑对应。这也可以解释我在后面要提到的：独立的投资者在跟权力的博弈中一定是负者，虽然他拥有更多的资源。

当日晚上，在冯山云的介绍下，我认识了延川县交警大队长何平。在何平的邀请下，我来到了他的家。他的书画收藏让我开了眼界。其中包括靳之林的《大乾坤》[对小程村村口一处黄河景观，也是重要旅游资源的油画写生]以及山水画。他的大多数藏品都是曾经来到小程村考察或者创作的艺术家赠送的作品。很明显，何平是一个关键的人物。看来他可以

疏通县里领导跟外来艺术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可以给艺术家提供更为实际的交通便利[从延川县城到小程村的交通十分困难]。在何平家里，我看到了一种发育于中国土壤的艺术品收藏模式。

冯山云正式的身份是“黄河原生态文化保护发展协会”负责人，据何平介绍，该协会的吉普车也是何平给安排的。我就是乘坐这辆吉普车进入小程村的。

吉普车在村口被意味深长地停在村长家的门口，直到离开时我才真正明了这个动作的含义。

一进入窑洞，村长夫人就热情地给我们做饭。至于这顿饭是否收费，在我离开小程村前都一直停留在一种暧昧的状态中。类似的暧昧还发生在后来一连串的你“‘拿’不‘拿’一些剪纸？”这一重复出现的问句的“拿”字的含义里。道德-人情交换还是商品经济规律？在小程村仍然没有明确的界限。这给相互的信任和猜疑都留足了悬念。

当然，后来我明白了：村长-村长夫人实际控制着小程村政治、经济、旅游、广播电视、交通、外交等几乎一切资源。我临走头一晚的一个偶然的场合里，跟村里的有钱人 A 交谈时，从另外一个侧面了解了村里的权力状况。A 在小程村的文化-旅游业快速发展的时候，投资十几万元人民币建设了十几口窑洞。这是当时最好的旅游基础设施。但是目前它们形同虚设。话题是我的一句玩笑引起的。

看到 A 窑洞里十分整洁、干净，生活水平明显高于其它家庭。我开玩笑说：“下一次我就住在你家啦。”[实际上我住在村长家]。哪知 A 的夫人正色道：这可不敢胡住，村长让你住哪你就住哪，还得听他的安排。

最后 A 的一句话点破了问题的关键：现在都成了生意了。

我立刻回想起我刚进村长家时感慨窑洞里摆满了泡菜坛子时，第一夫人回应说：因为我家里来的人多。

A 在 1968 年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偷学了被称为“牛鬼蛇神”的气功治病的绝技。由于我牙周正在发炎，我请他给我用他的气功进行了治疗。他口念咒语，帮我去火。由于速度很快，而且是方言，我没能听清咒语的内容，但是零星地知道他在求助天上的星宿。

投资旅游业的钱是 A 在乌鲁木齐做生意的儿子给的。我笑称他是毛主席最讨厌的人：牛鬼蛇神和资本家。

村长家有一台控制全村用店的配电器，窑洞的顶上还有电视卫星接收器。“我们放啥他们[村民]就看啥。”第一夫人介绍说。这种信息的传播方式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信息传播-接受的原形。

每天来村长家向我推销剪纸的婆姨看来都跟村长家关系很好，但是水平很一般。当我最后单独进入几位民间艺术家的窑洞，听她们给我耐心讲解作品的时候，村长裙带的剪纸作品质量差但是价格高的状况就一目了然了。这个现象也给我很大的启发：为什么在中国，我们总是最先看到最差的作品？为什么质量低的艺术品价格反而高？真正的艺术家为什么总是我们最后见到的人？

艺术家不能够利用最佳的资源，而且情况总是朝打击她们积极性的方向走。这跟中国的当代艺术状况十分类似。我在剪纸艺术家 B 的窑洞里，看到了很多质量很高的作品。B 可以把剪纸独特魅力所在的红纸和空白之间的关系处理得相得益彰。在题材方面也是独创偏多。同样的才华也体现在另一位剪纸艺术家 C 的作品里。C 擅长于构图以及观念。但是游客们一般会首先住在村长家。只有在村长家住不下时，才由村长分配到其它的窑洞，而第二批受益者往往是跟村长同姓的本家人。真正有才华的艺术家失去了跟游客交流的机会。在艺术品销售及旅游收入上都被制度性地伤害，即使无论是从价格还是质量来说，她们都远远优于村长裙带。从长远来看，无论是对村里的旅游还是艺术都是伤害。村长裙带的作品题材往往十分单一，比如《毛野人的故事》、《十二生肖》等，很少有题材和形式的突破。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办法，很多艺术家希望绕过村长系统直接跟外力接触，他们动用的资源往往是压低价格，也会动用道德资源。在与外人交往时，他们显得更为热情，有时候几乎是痉挛。

因此外力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靳之林无疑在小程村扮演了这样的角色。靳先生在小程村投资了7万元人民币建设了自己的窑洞和院子。这形成了第二极权力。当然，来自外部的力量是杂乱无章的。这给艺术家避开村长裙带提供了很多变数。当我在西夏古窑洞进行艺术活动时，窑洞的所有者D就拿出了村民们从来也不知道的很多文物。值得注意的是，当我用摄像机对文物拍摄完成后，D立即结束了文物的展示。同样的，D还把我的活动编成民间歌谣，连带着歌颂靳之林的歌谣一起在我的摄像机面前认真地表演。跟他的热情形成强烈反差，周围的村民对他的表演反应十分冷淡。

村民们称一个月前来过小程村的卢杰为“董事长”，他们总是用这个称呼来跟我交谈。我想他们无法了解外来因素的具体情况，实际上诸如“董事长”这样的事物更多时候意味着“希望”。第一夫人不厌其烦地交代我，让我转告“董事长”要来小程村投资。她说小程村有很多文物以及其它好东西，她没有告诉靳先生、也不会告诉冯山云，就只告诉了我。

与此同时，我十分关心卢杰在村里窑洞建立的“长征空间”。我一下车就急不可待地要去寻找“长征空间”，但是当我赶到时，发现我在网上看到的“长征空间”的牌匾并不存在，只有两颗挂牌的钉子在。我甚至一度对卢杰产生了信任危机。后来我询问第一夫人才知道，原来她担心有人偷走牌匾，才把它拿到窑洞里了。

在“长征空间”里，我看到了卢杰发起并组织的“长征-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的相关画册、明信片、海报等物品。在空间里，我在思考：我们这些外来人想要在这里得到什么？小程村的村民又想从外来者身上得到什么？我们是如何进行交换的？应该怎么交换？记得临走前，卢杰提醒我，要拿出毛主席去安源的精神，跟小程村和村民建立实质性的关系。我们不能头发长长地进入农村，象个侵略者。

实际上我们拥有更多的信息，而村民们对外界往往是措手不及。

另外一个重要的事物是“艺术大会”，由于我将要在西夏古窑洞里进行艺术活动，由村长和冯山云召集，村里的艺术骨干在靳之林的窑洞里召开艺术大会。我的活动通过村长和冯山云转变成了约束力松散的行政指令。

小程村正在剧变。毫无疑问，原先以及现在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是发展的阻力。它势必会被外力不断瓦解。如何在村长系统之外建立替代系统，是最重要的课题。小程村模型是一个基本单位，利用它可以分析复杂得多的中国艺术生态的系统。比如，放大来看，我们可以利用小程村模型理解北京的艺术、策展人和在北京的外国人之间的关系实质。

实际上，在西安，我和我的朋友们一直在着手建立这样的替代系统。首先在艺术创作上，我们保持跟原系统的距离；在发表作品方面，我们避开陈词滥调的“核心刊物”，同时建立了自己的媒体西维网及论坛；在寻求资源方面，我们跟国外直接建立联系。

2 城乡结合部的艺术

2-1 做普通人，真难。

2003年12月6日晚上，张楚来到西安南郊二府庄一个二层楼的酒吧。三部实验短片刚刚在这里放映结束，酒吧里正在播放张楚的经典老歌。拥挤不堪的观众们正在焦急地等候一个游戏的开始。

从晚上八点半到十点半，张楚将会在楼上的一个小包厢里通过视频和一墙之隔的现场观众、以及二府庄的老百姓们进行一场主题为“做普通人，真难。”的游戏。

回到西安已经三年的张楚，十分厌倦强加在他身上的“摇滚乐明星”的外衣。“做普通人，真难。”的策划方案上写着：“现在的张楚有一个野心，就是做一个普通人。他要夺回普通的快乐，也要夺回普通的委屈。他能够成功吗？要做一个普通人，是不是首先需要消灭大批的歌迷？普通人就是那么好做的吗？今天晚上，我们让张楚面对一群歌迷和一群正儿八经的普通人。目的是评估一下对于他来说，做一个普通人成本有多高。”

游戏开始了，包厢内是张楚和我进行关于“普通人”的访谈，现场的信号通过连线在酒吧的一楼和二楼的电视屏幕上同步播出。

与此同时，包厢外，通过屏幕观看访谈的观众在主持人的主持下开始了游戏。

必须听过张楚的歌[歌迷]，这是参加游戏的资格。参加者在得到主持人的认可后，每次三人，兵分三路，走出酒吧，到二府庄里寻找真正意义上的“普通人”。每一个参与游戏者都被安排有一台 DV 摄像机跟踪拍摄。

“普通人”的资格有三个。第一，不知道张楚；第二，不能是名人；第三，不能是学生。

包厢内的访谈开始了，我们谈了张楚对过去音乐中“虚假的人文关怀”的反思，“在中国搞文化，很容易使人‘骄傲’、‘上升’、‘膨胀’。”张楚说他现在更喜欢下降的感觉。

很快，第一组一共三人[歌迷、普通人和摄像师]被请进了张楚所在的包厢。第一位“普通人”是一个在一家牛羊肉泡馍店里打工的小伙子，在歌迷的要求下，他用一个托盘托着两碗羊肉泡馍来跟张楚见面。虽然吃过了饭，在歌迷的邀请下，张楚品尝了其中一碗羊肉泡馍。

每一组参与者跟张楚的谈话不能超过八分钟。

“你是在哪个学校上学？”来自甘肃农村的小伙子问张楚。这个问题惹得在包厢外通过屏幕观看现场的观众们哄堂大笑。张楚问了小伙子一些吃喝拉撒的问题。

“你平时有没有时间到西安玩？”张楚问。小伙子回答说他从来都没有时间到外面玩过，因为店里晚上 12 点才下班。问到他喜欢听谁的歌，小伙子回答喜欢听刘德华的歌。

很快，时间到了，小伙子和歌迷离开了现场。走出包厢门口的时候，外面响起了持续不断的掌声。

接下来，不同身份的“普通人”被轮流请进了包厢，用普通的话语跟张楚聊一聊普通的事。有六十多岁的焊接工，有美发厅里的发型师，超市里的售货员，还有在街上闲逛的女青年，卖烤肉的维吾尔兄弟，面馆里的老板……

面馆里的老板是唯一一个让张楚无话可说的“普通人”，从头到尾他一直在阐述自己的思想，说生意不好做，说要送儿子上大学，“如果他有能力，我还要送他出国留学。现在没有知识就挣不了钱……”

老板离开后，张楚说他太真实了，自己没有能力面对这些真实的话题。

焊接工得知张楚是搞音乐的之后，他要求张楚为他唱几首歌。张楚很勉强地清唱了他的《姐姐》和《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发型师在现场为张楚设计了一个“更精神”的发型，他还不失时机地做广告说，欢迎大家到他的美发厅美发。

维吾尔兄弟因为普通话掌握得不是很好，自始至终没有说几句话。

最后一位“普通人”是书摊的女老板，她居然跟张楚聊起了“艺术”的话题，因为这里接近西安美术学院，所以《艺术世界》卖得最好，她也因此整天跟在村里租房的美院学生发生关系。她还希望张楚给她推荐一些好卖的书。

游戏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之后结束了，当张楚在音箱里传出的《蚂蚁》的歌声中走出包厢的时候，现场的观众从中间分开了一条路，掌声在张楚离开很久之后仍然在持续。

2-2 城乡结合部的艺术

“做普通人，真难。”是利用 DV 影像、行为艺术、互动游戏的方式，在酒吧文化和“城乡结合部”之间，在明星和老百姓之间进行的一次文化尝试。

这是我根据西安具体的语境设计的“城乡结合部的艺术”第二次活动。

至少在20年内，我们仍然面临工业化的大环境。在中国城市的“郊区”，很多房地产项目正在模仿美国的“郊区化”进程。

但是我们没有美国“黑人占领城市中心，中产阶级白人迁居郊外”的上下文，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郊区”实际上是混杂着民工、学生、村民、流浪者的“城乡结合部”。这种环境的差异提示我们不能简单地直接引进西方的理论和实践。

艺术和艺术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工业化时期的一个主题，我们如何表达这一阶段的中国？我们如何在这一阶段建设艺术文化基础设施？本应该解决这些问题的美术学院正在国家的计划下轰轰烈烈地进行扩招，基建。无暇去面对这些本分的工作。

同时，今天的环境允许很多“替代空间”的存在。这些空间正在努力回答这些问题。

地处西安南郊的西安美术学院的周边，有郝家新村、二府庄、罗家寨、郝家村等村子包围着。这是一个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很多美术学院的学生、老师在这些村子里租房。你可以同时操作着最先进的设计软件3DMAX和听到“卖蜂窝煤”的“前现代”的游击队似的叫卖声；博士和“闲人”混住在一个院子里；古代和后现代同时出现在一片天空。

我们要创造什么给这个中国？我们要让这些的人们看到什么样的艺术？他们会怎样看待我们的艺术？我们能够为他们服务吗？他们会认可我们的工作吗？

“城乡结合部的艺术”第一次活动在郝家新村进行。在现场，我们把刚刚从欧洲进行行为艺术巡回表演的相西石请到了现场，也把前不久在瑞士展出过的我的观念作品《宣纸博物馆》悬挂起来，让这些当代艺术直接面对郝家新村的村民。

我们要向村民的感受力妥协，还是要担当起“教育”他们的角色？

这是一种检验模式的开始，也是一种探讨问题的新方式。

3 继续西游

一千年以前，西安[长安]通过丝绸之路跟世界保持联系，创造了唐朝模式的全球化图景。玄奘法师在这个语境下进行荡气回肠的西行的征程，脍炙人口的《西游记》翻译成为英文是“Journey To The West”，意思是向西的旅程。当时的“西”主要指的是“西天”的印度。一千年之后，“西”的含义对于中国人来说成了不证自明的“西方”[欧美]。我们在今天的全球权力环境下怎样从文化艺术的角度重新构造这片土地跟世界的关系？

我和我的朋友们尝试着用跨媒体的方式，从理论到实践来回应这些问题。

3-1 拷贝的路

3-1-1 宣纸博物馆

2003年12月初，瑞士北部城市巴塞尔一年一度的圣诞艺术活动拉开了帷幕，组织者是安得丽雅[Andrea]、雷娜[Lena]、夏佳[Hagar]三位女士。在活动的展览部分中，她们挑选了我的《宣纸博物馆》近期的四件作品。

《宣纸博物馆》是利用宣纸和水墨收藏当代西方艺术的一项持续不断的工程。这次在巴塞尔展出的是：收藏安得丽雅、雷娜、夏佳去年9月份在西安明城墙实施的行为作品《拷贝〈白人进入中国〉》。

《白人进入中国》是一位西方艺术家几年以前在北京长城上实施的行为艺术。他全身上下，包括西服、皮箱都染成白颜色，在长城上做着各种“进入中国”的动作。

三位女士在巴塞尔通过画册看到了这个作品。去年九月份，她们来到西安的时候，在西安的明城墙上拷贝了这件作品。

在实施那次拷贝的前几天，她们来到我在西安的工作室。看到我当时正在进行的《宣纸博物馆》[当时的项目是收藏贾克梅地的系列作品]，他们非常吃惊。一是因为我居然也感兴趣“拷贝”，另外，贾克梅地是瑞士的英雄[瑞士100法郎上的人物]。

真是一个巧合，我当时选择贾克梅地的原因是我感觉他的雕塑又黑又长，很像中国的书法。另外，他剔除掉人的一切外在属性的创作方式颇有一些中国传统艺术当中“意境”的味道。在夹杂着严肃和调侃的思考中，我得到了《宣纸博物馆》的灵感。

2003年5月，我和我的《宣纸博物馆》一起去到了瑞士。“邀请岳路平和〈宣纸博物馆〉来到瑞士”作为一个行为，是安得丽雅和瑞士的雕塑家马科斯[Makus]的作品。他们把这个项目称为“进口-出口”[IMPORT-EXPORT]。“进口-出口”受邀参加了在瑞士南部纳沙泰尔邦的MOTIERS小城举行的“开放空气中的艺术”艺术大展。MOTIERS的上一次活动是在五年以前。两界活动都有很多瑞士的大师参加，包括在瑞士家喻户晓的卡通艺术大师坦格里夫人。

《宣纸博物馆》的展出地点是哲学家卢梭流放时的住所。卢梭住所对面的“钟表博物馆”的一些跟中国有关的文物和文献很好地呼应了《宣纸博物馆》的“拷贝”文化。

在钟表博物馆的很多钟表展品上有“口威播”或“口拿怡”的标识，其中“口威”和“口拿”是作为单个方块字出现的。博物馆人员向我请教“口威”和“口拿”的意思，他们给我提供的信息是，该小镇的钟表公司在清代和民国期间曾经跟中国有贸易往来，因此博物馆里也有很多来自中国的佛教、道教小塑像，有孙逸仙头像的邮票，有“万事如意”春联图案的明信片等。

经过我们相互交换信息、讨论，最终达成一些结论：首先，当时的汉字是从右向左念，因此，“口威播”和“口拿怡”应该按照从左向右读做“播威口”和“怡拿口”；其次，这个标识有可能是按照西方语言的“语音中心”原则来处理汉字的，那么“播威口”和“怡拿口”跟“播威公司”(BOVET CO.)和“怡拿公司”的发音一致，虽然汉字里没有“口威”和“口拿”二字，但是在这里，瑞士人有可能按他们的语言习惯用多音节的方式处理单音节的汉字了。因此“口威播”和“口拿怡”可能是瑞士特色的播威公司和怡拿公司的汉字标识。

在展览开幕前，我携带着《宣纸博物馆》的第一件作品“收藏‘行走的人’”进入收藏有贾克梅地作品的巴塞尔艺术博物馆。宣纸里的“行走的人”终于见到了很多“真”的“行走的人”。

展览开幕后，一位来自苏黎士的评论家把“进口-出口”项目称为“文化的乒乓外交”。

另外，作为访问艺术家，我在巴塞尔的KASKO艺术中心[老啤酒厂改建]居住并举行了主题为“我的瑞士”的个展。在这个工作室里，我创作了《宣纸博物馆》的第二期的作品“我的瑞士”，用在瑞士购买的宣纸收藏KASKO艺术中心。我使用瑞士欧米伽的符号、著名的贾克梅地“行走的人”的符号和在瑞士上网时打开中文网页时出现的“问号”在宣纸上搭建KASKO艺术中心。

个展上还展出了《宣纸博物馆》的“圆明园”部分，如果那位评论家看到了这件作品，就更加觉得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文化乒乓外交”了。众所周知，“圆明园”的西洋楼拷贝了欧洲的巴洛克和洛可可建筑风格，又是被西洋人放火烧的。我把焚烧后的遗址用宣纸收藏，又带回了欧洲。

3-1-2 多种肤色的刘翔捷的歌

刘翔捷，男，1968 年出生。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之后分配到某锅炉厂工作，后辞职。翔捷从在校期间至今，创作了被俗称为“秦腔布鲁斯”的一系列歌曲，代表作是《算黄算割》、《一直往前走》、《快乐的哆嗦》……，在圈内享有盛名，但是这些作品从不被外界得知。

2002 年九月，在西安半坡。从瑞士来的 Andrea, Lena, Hagar 和陈坦首先邀请翔捷演唱他的《算黄算割》，并把声音录制下来，然后首先由 Andrea 听着翔捷的歌曲录音拷贝《算黄算割》，并录制下来。由于 Andrea 不会汉语，更不会陕西方言(《算黄算割》是用方言演唱)，所以她只能对声音进行形式上的模仿而不解其意。然后让一个现场的中国观众听着 Andrea 的拷贝的录音，再次进行拷贝。这个拷贝过程由不同国籍的人一直持续下去……

陈坦在瑞士有一份教授残疾人(智障)“中国课”的工作，包括太极拳、书法等中国文化。2003 年五月，在课堂上，陈坦请他的残疾人学生按照在半坡的方式逐个拷贝了翔捷的《算黄算割》。就这个行为，我在陈坦公寓的花园里对他进行了采访。

2003 年 6 月，巴塞尔文学馆组织的一次主题为“陌生人眼中的陌生”的德语-汉语间的文化交流活动。此次活动邀请生于香港、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并在美任教的学者、作家梁敏均，生于四川，旅居德国的诗人肖开愚等不同身份的“汉语作家”在现场朗诵作品，回答提问，讨论；展出了瑞士摄影家在上海、香港、西安拍摄的系列作品；陈坦、瑞士艺术学院教师马赛和我被邀请在现场进行行为艺术表演。

我们表演的作品是《文化交流-算黄算割》。

西北大学比较文学研究生毕业的崔扬曾经把《算黄算割》翻译成英文，其中“算黄算割”被翻成“Yellow cut, Yellow cut!”，但是这个翻译已经把很精彩的发音消灭了(“算黄算割”的发音像一种布谷鸟的叫声)。

为了在“陌生人眼中的陌生”现场的观众能够理解歌的含义，在陈坦公寓的花园，马赛、陈坦和我一起努力把这首歌通过汉语或崔扬的英语翻译版本翻译成为德文。但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德语中兼顾含义和音韵节奏，那么丢掉音韵节奏，要么丢掉含义。

在巴塞尔文学馆的主题活动现场，由陈坦、马赛和我一起主持、指导大家再次进行对《算黄算割》的拷贝。经过几次拷贝，到最后一个拷贝者巴巴拉的时候，声音已经彻底血肉模糊。

3-2 赝品主义

一系列发生在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拷贝”，实际上主动地在反思一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赝品主义”问题。

我把对于西方和传统的发烧友似的简单的文化复制，乃至实物和制度的生搬硬套，伦理的盲目移植统称为“赝品主义”[FAKEISM]。这是一个群体丧失想象力的最佳明证。

在“赝品主义”的指导下，我们正在生成两类凝固的盆景。第一类是“凝固的西方”，第二类是“凝固的传统”，前者有遍及中国的“欧洲花园”住宅小区，盲目的“留学热”、满身的英文字母为凭；后者有复原的道观、庙堂为证。

在论文《赝品主义》里，我把王尔德的话作为引言：“因为，对一个人施加影响等于把你的灵魂给了他。(一旦受到影响)他的思想就不再按照原有的思想而思维，他的胸中燃烧的不再是他原有的天生激情，他的美德也不再真正属于他自己。甚至他的罪孽——如果世界上存在罪孽的话——也是剽窃来的。他完全成了另一个人奏出的音乐的回声，一位扮演着为他人而设计的角色的演员。”

在论文的答辩会上，批评家彭德认为《赝品主义》高屋建瓴，超越了国画界近年来的种种讨论，并超越了二十世纪美术界关于中国艺术的种种讨论。文章从文化学、人类学、史学、哲学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画赖以生存和演变的历史，指出其在国际艺坛上的尴尬地位。《赝品主义》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和前瞻性，有助于艺术创作的自律。

在白鹿塬的一次活动上，我跟张楚谈到了赝品主义，我们说到《杨凌报告》里的一张图片：村民们用十字架当作门神来贴。张楚的态度是，人们可以用任何方式来表达需要。

在瑞士“开放空气中的艺术”展览上，“进口-出口”项目策划人 Andrea 和 Makus 在我的展厅橱柜里摆放了关于“赝品主义”讨论的介绍。

3-3 继续西游瑞士站

2003年5月，我在西安市大兴善寺购买了一套居士用僧服，携带僧服、护照等物，我踏上西行瑞士的征程。

2003年5月9日至6月8日。受瑞士巴塞尔 KASKO 艺术机构邀请，我在该机构居住、工作、参观、交流。

身着僧服，我与旅瑞艺术家陈坦游览瑞德边境的一个著名花园。我手持护照，骑在花园门外的一匹骏马（雕塑）身上。

身着僧服，我与瑞士雕塑家 MAKUS、艺术家及策划人 ANDREA 游览瑞士南部纳沙泰尔邦的 MOTIERS 小镇；参观了坐落在小镇里的哲学家卢梭博物馆（故居）；参观坐落在小镇的钟表博物馆。

“开放空气中的艺术”大展的总策划皮艾尔听到我对玄奘西行、追求真理（TRUST）故事的讲述，介绍我去参观卢梭博物馆，他认为卢梭跟玄奘有着同样的追求——真理。

5月下旬，世界卫生组织年会在瑞士南部城市日内瓦召开，中国领导人吴仪等参加年会。本界年会的重点议题是 SARS。

世界卫生大会年会期间，我前往日内瓦，在年会现场的联合国会议中心实施互动行为艺术表演“TRUST（信）”

我用毛笔蘸着清水，在会议中心的地上、墙上、人们的身上……书写“TRUST（信）”，会议中心的许多人也加入了书写的行列。由于笔迹是清水，所以“TRUST（信）”不断地出现，然后不断地消失……

巴塞尔当地日报用号外版头条“一个关于信任的问题”报道了这次行为表演，并对我进行采访。

文章描述了行为作品“TRUST（信）”的实施过程、世界卫生组织年会的背景资料、讨论了“信任”、“消失”、“毛笔”和“水”等概念。

文章也描述了我作为一名当时美术学院研究生，在“非典期间”的高峰期如何翻越被封锁的学校围墙，登上如地狱般沉寂的驶往非典重灾区北京的列车，克服瑞士使馆繁复的签证办理手续，终于登上西行瑞士的航班的故事。

文章还记录了我对瑞士城市巴塞尔的印象，我使用中国“道”的亲近自然、天人合一的理想状态来描述小松鼠和乌鸦在街道上自由徜徉、居民们热爱旅游，生活状态十分放松、热情好客，城市宁静、干净的巴塞尔景观。

在瑞士期间，我与陈坦到瑞士首都伯尔尼（BERN），在禅宗师傅，伯尔尼大学哲学博士高塔的引导下练习打禅（MEDITATION）。

高塔的坐禅训练十分正规，从更衣到敲钟，从焚香到念经，都十分的庄重。只是作为中国人的我看到经文、禅宗大师的胸像以及其它的器具都是来自日本，心中不免感慨文明传播的九曲回肠。之后我得知，高塔师傅的妻子也是日本人。

在高塔家做客时，我对高塔进行了一个小时的采访。我们探讨的是中国年轻人身上穿的都是英文图案的T恤，而作为对比，西方的年轻人十分喜欢练习从东方来的禅宗坐禅、瑜伽。我们也讨论中国美术学院使用西方的印象派来作为入学考试，而后期印象派的梵高则对日本浮世绘情有独钟等等话题。

在巴塞尔，我还交了一个朋友叫卢卡斯。他是KASKO艺术机构里的一家名为“多媒体工厂”的公司老板，他希望购买我的画，也想跟我交朋友，在我离开瑞士的头一天，他邀请我到他家做客。

卢卡斯的妻子是泰国人，当晚，她给我们烧的是“老挝菜”。这是一种奇怪的体验：在遥远的欧洲吃了我从未尝过的邻居的菜。在卢卡斯的家，我还认识了学习中国针灸、按摩的一个瑞士女孩。

卢卡斯认为“中国人变得越来越富，很多欧洲人都觉得很可怕。”他的的这个观点令我很吃惊。他的逻辑很简单，他说中国人太多，如果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使用汽车，就会消耗十分巨大的能源，相应的，欧洲人消耗的能耗就会被迫大幅度减少，或者油价剧涨。

卢卡斯驾车带我来到巴塞尔的一片绿油油的，美丽的，可以看到巴塞尔全景的高地。这里有一座教堂。我们谈起宗教，他说基督教利用武力把耶稣带到非西方国家，基督教认为只有一个神，但是佛教显得更宽容，所以今天的年轻人很少上教堂，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喜欢佛教。

4 西部道路

“城乡结合部的艺术”和“继续西游”只是我们在西部这片热土上开挖“文化金矿”成果的冰山一角。

陕西有共产主义革命的文化遗产，有层次丰富的十三朝文化地层。沿着西部道路，西安的当代艺术家们正在创造一种即不同于北京上海，又不同于纽约巴黎的新艺术。西安的当代艺术的实践对中国当代艺术以及文化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对与西部开发语境中的文化建设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对于今天整个世界的艺术和文化也进行了一些独特的思考。

4-1 个人的长安

西安有独一无二的历史资源，我们利用当代艺术的视角对这些资源进行了很多个人的表达，所以我使用“个人的长安”来暗示一种针对中国历史的自由主义的文化策略。

我们到王维隐居的蓝田辋川实施了苏中秋的“乡村计划”；当代艺术旅行团到家喻户晓的白鹿塬上跟村民们一起摇滚；爱滋病日里，全副武装的“健康御林军”在1000年唐王朝御林军的驻扎地上演了一场保卫健康城池，镇守西安城墙的大型行为艺术互动表演……

我们先后5次来到党家村，跟村民们一起居住，在文星阁里实施行为艺术，跟自乐班里的戏迷一起创作艺术作品。

由相西石和王健策划，我们还在汉宣帝的陵墓，在长安县的兴国寺实施了“大礼拜”行为艺术活动……

我们跟来自成都的艺术家到陕北定边的古长城实施“墙内墙外”艺术活动；我们跟南京的艺术家分别在各自的城墙上实施行为艺术作品……

来自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瑞士的艺术家在半坡村跟中国艺术家一起完成了几十个行为艺术作品。

4-2 艺术游击队

由于西安当代艺术空间的不稳定，我们这几年的多数活动都是密切结合场景提示的上下文以及具体的时事背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地进行的。

“城乡结合部的艺术”系列活动是在西安美术学院周边的酒吧、美院考前班进行的。

“政治方言”是在一个陶吧中针对 911 问题的一次活动；“西安当代艺术开放展”是在东羊市小学针对知识现状的一次活动；“艺术方言”是在一个酒吧进行的针对圣诞节的一次活动……当然“个人的长安”部分列举的活动也是以游击的方式进行的。

4-3 继续西游

“继续西游”是我针对西部、西天（佛教资源）和西方的持续不断跨文化的艺术和文化活动。希望利用玄奘西游的理想主义精神，在西安重构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目前已经进行到了第四个阶段。第一部分从 2002 年开始，主要是关于西方、西部和西天三个主题的访谈和图象的访问，希望勾画出本土的问题轮廓；第二阶段是在瑞士进行的一系列艺术、学术交流；第三阶段是在西安的问题现场实施的系列的“城乡结合部的艺术活动”；第四阶段是“分道扬镳”，是“西游”跟卢杰发起并组织的“长征”交叉、对话、分道、再出发的一次艺术实践，目前完成了陕北小程村的计划。

4-4 通俗的行为艺术

总的来说，目前中国的行为艺术基本上仍然驻着西方文化的拐杖。我把从西方哲学、美术史逻辑出发所进行的行为艺术的创作、理论阐释称为“经典行为（艺术）”，由于它自身的局限性，“经典行为”只能发生在学术圈、艺术圈内。

在吸取“经典行为”的有益部分的基础上，我们倡导一种从本土出发，密切联系群众，跟通俗文化结合，真正达到与群众互动的，从我们自身文化逻辑出发来进行阐释，符合中国国情的“通俗行为（艺术）”。在我们历次的艺术实践当中，可以看到这方面的努力。

4-5 解放思想的代价

在西安当代艺术的实践中，我们经常被迫对保守势力进行斗争。2001 年，有我在“西安当代艺术开放展”上的作品《在小学打猎》引发了跟陈履生的论战。2003 年，“西安架上艺术报告展上”一组邵燕心的作品因为涉及西安艺术权威导致了“刘文西风波”。西安的艺术整体气氛仍然十分保守，需要我们保持耐心以及讲究策略。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一个以西维网及论坛为中心的阵地不断地拓展我们的力量。

5 西安当代艺术大事记

1981 年，“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在东大街举行，参观人数共计六万人次。虽然规模跟北京星星美展不相上下，但是由于西安的特殊环境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等原因，除了有内参以及一些海外媒体进行了报道，它几乎没有直接的逻辑后果。

1985 年“西安高校巡回画展”，有近年来很活跃的艺术家庄燕心参加；1987 年“偏西”

现代艺术展，有一直坚持在西安从事当代艺术的苏中秋参加；1990年“户外画展”第一回，有现在很重要的西安当代艺术策展人相西石参加；1997年服装温柔的锁链主题展，有现在在北京从事职业策展的舒阳以及苏中秋、王健参加；1999年我在北山门实施行为作品《朋友》。

2000年我在钟鼓楼广场实施行为作品《自由家庭游戏》；旅居瑞士的西安艺术家陈坦跟刘翔杰、相西石、李庆军等在西安和太原之间实施行为作品《寻找》；何理在钟鼓楼广场实施行为作品《与地球对话》。由著名批评家邵养德、旅法艺术家杨劲松等九人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举行“不确定的‘对话’艺术展”；我在西安美术学院和钟鼓楼广场实施行为作品《水》；“与水同在”行为艺术活动在护城河实施。

2001年10月，四位来自西安和成都的艺术家刘成英、周斌、我和费晓胜在陕西定边古长城遗址举办了“墙内墙外”行为艺术活动；10月，由相西石、王健策划的“大礼拜”行为艺术节在汉宣帝陵墓举办；2001年11月“审视地域-来自西安的当代艺术报告”展在上海展出；11月，由我和相西石策划的“政治方言”行为艺术活动在东大街红坊陶吧举办；2001年12月，由我和相西石、费晓胜策划的“西安当代艺术开放展”在东羊市小学举办。12月，苏中秋策划了“回”主题展；

2002年1月，爱国和何迟策划了“妆”当代艺术展；5月，“大礼拜”之二远离都市的观念艺术活动在长安县举办；5月，中日艺术家交流活动在罗兰咖啡屋举办；6月，费晓胜策划了“城墙下”行为艺术活动；7月，苏中秋策划了“乡村计划”党家村展；7月，相西石被邀请到日本NIPAF行为艺术节；9月，第三届OPEN[打开]国际行为艺术节在半坡村举办；12月，相西石策划了“艺术方言”行为艺术活动。

2003年1月，西维网及论坛建立；1月，苏中秋策划了“流行生活”艺术活动；3月，刘翔杰、邵燕心被邀请到日本参加NIPAF行为艺术节；5月，作为访问艺术家，我被瑞士KASKO艺术中心邀请到该中心居住、交流、举办个展；5月，我被邀请参加瑞士“开放空气中的艺术”展；5月，中日行为艺术交流展[NIPAF国际行为艺术节海外展]在西安举办；6月，相西石策划“健康方言”行为艺术活动；6月，费晓胜、管戈策划“当代艺术旅游节”；7月，苏中秋策划“乡村计划-蓝田辋川”行为艺术活动；8月，相西石和南京的沈劲东策划了“西安.南京.故城”行为艺术活动；9月，相西石赴欧洲参加NIPAF欧洲巡回表演；10月，相西石、刘翔杰和我到南京进行“西安.南京.故城”艺术交流活动；10月，我们三人在上海大学进行主题为“西安当代艺术报告”的演讲。11月，我和范洪源策划了“城乡结合部的艺术”第一次活动；11月，董钧策划了“虹”十人影象展；12月，我策划了“城乡结合部的艺术”第二次活动；12月，“西安当代架上艺术报告展”在西安联合大学举办，策展人是相西石、苏中秋、王健和我；12月，我和范洪源策划了“城乡结合部的艺术”第三次活动。

2004年2月，我到延安小程村举办“分道扬镳”艺术活动。